

大槐树丛书



ONGSHU

南台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一朝县令

一朝县令

南台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社 长：马森彪
总 编 辑：吕晓东
责任编辑：李建华 吕晓东

一朝县令

南 台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6.375 字数：600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7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8 000册

*

ISBN 7-5378-1689-1

I·1649 定价：36.80元

目 录

第一章

一、曹兀龙代理书记·····	1
二、朱仕第·····	8
三、臊女子·····	15
四、黄香桂·····	20
五、电话会·····	25
六、白梦媛要求调动·····	30
七、朱仕第运筹帷幄·····	36
八、肖宗泉·····	41
九、曹孙联盟·····	46
十、第二次常委会·····	51
十一、刘忠·····	56

第二章

一、文戈与杨英·····	61
二、冯彦虎·····	67

三、《神相水镜集》	74
四、百井汇流	81
五、吕翠儿	87
六、狐皮筒子	92
七、支部书记会	99
八、书记的恩德	106
九、竖起一个杆杆	111
十、孙奎来访	119
十一、发现了一个苗子	127
十二、“决定”的意义越显深远	134
十三、一幅蓝图	140

第三章

一、吕翠儿的家	150
二、沾着公家的边儿吃不了亏	159
三、要的是个红火热闹	167
四、造成绩运动	176
五、消息树	185
六、一头狼三十张嘴	193
七、脚印	199
八、错误决策	206
九、人奶最补	213
十、煮茶论英雄	219
十一、半夜的灯光	228
十二、井位	235
十三、女常委的前夜	241

十四、青天大老爷·····	247
十五、铁姑娘突击队·····	254

第四章

一、闷圆儿·····	260
二、姐弟·····	269
三、出击·····	276
四、应变·····	286
五、信·····	291
六、六耳不传·····	299
七、名单·····	305
八、多瑙河余波·····	310
九、奶粉·····	315
十、艰难的信·····	324
十一、有口难开·····	331
十二、“她”结婚了·····	337
十三、鲍日曙·····	345
十四、黎兰·····	353
十五、惹事的女人·····	358
十六、重大政治事件·····	365
十七、办案干部·····	372
十八、兽医给书记配药·····	380
十九、砚台·····	387

第五章

一、听夜·····	394
二、粮食即命·····	400
三、梁有道·····	405
四、记者要来了·····	413
五、党委会上他说了三个字·····	421
六、部长吓跑了·····	428
七、温记者·····	434
八、报喜·····	442
九、脱了衣服只有男人女人·····	449
十、照壁山的坟·····	456
十一、母性·····	463
十二、小道消息·····	469
十三、婚礼·····	476

第六章

一、“双追”运动·····	486
二、老中“造”·····	494
三、“三结合”成了“单打一”·····	501
四、秋影·····	508
五、赠字·····	516
六、信义的靠山倒了·····	523
七、办公室的人要守口如瓶·····	532
八、王维国·····	539
九、生炉子·····	547
十、煤·····	555

十一、忽然成了关键人物.....	562
十二、信.....	569
十三、又一次常委会.....	577
十四、大队会计.....	587
十五、路遇奇人.....	595

第七章

一、节外生枝.....	606
二、祸胎.....	614
三、“胡志明小道”	622
四、可惜是知识分子.....	630
五、迂老汉开展“双追”	637
六、风波又起.....	644
七、不祥的“五一六”	651
八、管不住的嘴.....	659
九、从此再不认得你.....	665
十、狗肚子痛疯了.....	674
十一、狼狗案.....	681
十二、地雷.....	688
十三、杨子厚其人.....	697
十四、一个笔杆子折了.....	705
十五、永远.....	713

第八章

一、不幸中之大幸.....	719
---------------	-----

二、八年抗战·····	726
三、感冒·····	734
四、偏瘫·····	740
五、一厢情愿的三步走·····	747
六、英形玫神·····	754
七、钱行·····	762
八、吕翠儿进城·····	770
九、灵魂的忠诚·····	778
十、唇亡齿渐寒·····	786
十一、永诀·····	795
十二、小字报·····	802
十三、孙曹大战·····	809
十四、陈玉玺意味深长·····	818
十五、新的一任·····	826

● 第 一 章

一、曹兀龙代理书记

一向默默无闻的水泉县，至今仍默默无闻，并没有因为曹兀龙任了代理书记而引起人们的注意。

它像马车上的一颗铆钉，忠实、沉默、没有锋芒，永远跟随马车前进，从不问这是哪里，要去什么地方。

这就是它。它就是这样——黄土高原上的水泉县，它像黄土地那样醇厚。

曹兀龙任了代理书记也没有惊醒它。

那是不幸的一九七六年春天，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平常的年头，水泉县的人本来也应该记住的时间。

山里的春天来得晚，三月，夜风还刺人。县委大院里一排一排的抱白杨在冷风中摇曳。昏黄的路灯毫无感情地照着它们，显得整齐而可怜。树梢插向深不可测的黑暗天空，不时有残留的枯叶发出颤抖的吱吱声。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县常委会还没有散。

自然，这会由新任命的代理书记曹兀龙主持。

他摄政王般虎视着整个会议室，大约是由于会议开得太久，那双令人生畏的眼睛里往外喷射着不耐烦。

他的眼睛生得与众不同，仿佛有独立于头脑的个性，大约是不满意鼻子的突出，它也使劲往前挺，要和鼻头比一比高峻。它可不愿矮于人。这种眼睛，文雅的人叫金鱼眼，稍俗些的称为水泡眼，水泉县的人却只叫蛤蟆眼。这倒并不含特别的贬意，只是因为地处偏远，只见过蛤蟆的缘故。

他嘴角噙着白沫，牙齿一咬一咬的，好像在恨什么人。并不带超凡的气象，却故意装得高贵、气概不凡，眼睛一鼓一鼓的，力图显示他是与众不同的庞然大物，但他毕竟才获得代理书记的头衔，王冠尚未和精神融为一体，在座的这些“老家伙”尚未忘记这位不久前还是由他们任命的公社书记，这样指手划脚是不是有点小侄子穿了老叔的衣服去吓人的味道？如果是开玩笑倒不失为一种幽默，但要认真，却未免使人觉得滑稽。衣着是普通的，并不漂亮，式样古板，但料子却货真价实，使人联想到发了横财的小市民中指上的大金戒指。

真正能代表他思想的是那双翻毛皮鞋。擦油的皮鞋很像上海滩“二老板”们捋光的头，让人讨厌，而且被以“资产阶级”、“大老粗”为骄傲资本的曹兀龙口诛过无数次，自然不会再去沾染。但乡下放牛汉们穿的厚底厚帮的布鞋毕竟太土。他便选择了布鞋和擦油皮鞋的中间物——翻毛皮鞋。这东西不土不洋，又土又洋，既能显示身份不凡，又不致滑到资产阶级里去。妙！“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但“中间皮鞋”却有。曹兀龙这件事办得很得体。

他以君主的姿态大坐在沙发里。这姿态是一面招牌，它提醒人们，他的身份是代理书记。但由于内心的焦躁，又无法保持姿态不变。他不时在动。一个冲动使他几乎要站起来，但却被一把

手的头衔压着不能那样。于是他一阵儿前倾，一会儿后仰，不得安生，仿佛得了肠梗阻的马。

和这种焦躁情形相反，他身后的三条标语却安安静静、威武庄严。

中堂是两张大红纸，忠诚地直立在半墙上，合力抬着一条庄严的语录：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左右两边像哼哈二将一般，也有两条。

左边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右边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没有一个人注意那几条标语，但标语却像神灵，不动声色地操纵着会场的气氛。

会议充满了火药味。

曹兀龙的情绪坏透了。他已经是代理书记，提拔几个“自己人”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么，为什么会遭到他们那么激烈的反对呢？

他耐着性子听常委们发言，一方面想着如何驳倒他们，一方面又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对付自己的胃。他的胃一向极好，可偶而也有不好的时候。这次不知是因为那羊肉煮得不甚烂，还是因为连日开会坐着未动，抑或是开会生了气，反正羊肉吃下去似乎没消化，只在胃里腐烂发臭，弄得他好几天没胃口。

他听着发言，心里又引起一阵躁动，身子不由自主往前一倾，仿佛要去和发言者吵架，却终于以一个拿取茶杯的动作掩饰了过去。正当这时，肚子里忽然一阵滚动，有气体直向下冲去，他借取茶杯的机会轻轻抬了下屁股，让那股气冲了出来。

一股腐臭味钻进鼻孔，他怕近旁的人闻出来，急忙点一支烟猛吸几口，故意把烟喷向两边，以遮掩那股腐臭。

腹中轻松了许多，他的心情似乎也好转了点。看着烟气绕着

昏黄的灯泡翻滚，想到其中混着那股腐臭，这些人都得呼吸，心里忽然又有股报复了的快感。

他心情反倒更平静了些。反正那些发言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的反对，他也就不必再认真去听了，挨个儿打量起在座的几位副书记、常委来。

刘忠，一个老病号，离开医院就不能活的老家伙居然把三天马拉松式的常委会坚持了下来，并且顶到现在还没有坚持不住迹象，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如果不是那一刀把他的小病割成大病，代理书记的头衔到底归谁还真难说！曹兀龙幸灾乐祸地看了看刘忠过早花白的头发，心里偷偷掠过一丝笑意。

庞大卫正在打盹，他那一身膘肉里似乎钻满了瞌睡虫，他虽然名义上是县委副书记，那一身军装却时时提醒着大家叫他庞部长。自然，工资也是县武装部发。

苏芸正在发言，看她现在还这么干净利索，可以想见年轻时多么漂亮。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多嘴多舌，叫人生厌？

比较起来，阮祥和赵佩宽倒容易让人接受，如果他们不是铁首仁的人就好了。

杨子厚不在。倘不是暗算人数，大约不会想起他，在曹兀龙心里，他是一个数字，份量不及在座的任何一名常委，甚至不及在此作记录的组织部的小郭，更不要说也可任记录之职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朱仕第。

这么看了一遍，曹兀龙忽然一阵心凉：全他妈是铁首仁的旧班底！

应该说曹兀龙也是这旧班底里的一员，可现在他是代理书记，已经达到了铁首仁的高度，该有自己的一套人马了。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是天子容不了旧臣，实际上是他妈的旧臣不拥戴新天子！

“冯彦虎算什么东西！”苏芸的声音刺耳起来，“你去他工作过的地方打听打听，凡是他工作过的地方，如果有一处说他没搞过女人，算我诬陷了他！他那个公社副主任我看都应该撤掉，还能再提他当公社书记！水泉县真的就再没有干部了？”

这女人太恶毒了！曹兀龙心里骂一句，却不好说什么。由于生气，一个屁没放出来，又窝回肚子里，发出咕噜噜一阵响。

“我同意苏芸同志的意见。说冯彦虎没一处没搞过女人也许有些过分，但他到处乱搞却是事实。把这样的人提上来，我看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刘忠说。虽然多病，却还容易激动，说着说着便站了起来。看他那满头白发，听他说话的刚（语气、声调）口，就知道是个不讲情面的角色。

赵佩宽是组织部长而又常委，对曹兀龙未经组织部考查就在常委会上乱提名心怀愤懑，自己不好直接和他冲突，有人开了头，他自然会跟上来。

阮祥虽然生性懦弱，但在又合心愿又随大流的时候，发言也不会迟疑。

庞大卫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人，只求赶快从会议中解脱好回去睡觉，当然同意多数人的意见。

曹兀龙难堪了，他恼得眼中喷火，却无法回击。水泉县偏僻，对男女之事敏感得很，“嫖客”、“婊子”比反革命还让人看不起。所以要打倒谁，总要找一条“作风败坏”的款。有了这一条，便从道德上将人打倒了，比行政上的免职还厉害。

这却如何是好？“文革”之初，曹兀龙曾有“叛徒”之嫌，是冯彦虎替他洗清的，我曹某可不是那种知恩不报的人。

可现在，要报报不成，眼看他的提议要成泡影，能不急人？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位才登上皇帝宝座的孤家寡人，行动得受顾命大臣们摆布，有火发不成。他眼里闪着光，仿佛要化成枪弹，将

不称心的东西轰然一声全炸成碎片。

空气有些紧张了。曹兀龙觉得，再过几秒钟，他就要不可遏制地爆炸了。

但就在这时，昏黄的烟雾中，不被人注意的那个角落里发出了一声极轻极淡的轻“嘿”，像轻笑，又像轻咳，轻极了，轻得使人怀疑到底是不是发生过，但却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过去了。

这声音有些特别，特别得使所有的人都觉出，有新情况要发生了。

庞大卫一下睡意全消，精神抖擞地坐直了身躯。

曹兀龙心里的导火索停止了燃烧，虽然他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但直觉地觉得这烟雾中似乎要起轻风，要“又一村”。

刘忠和苏芸几个也都注视着，转过了头。

那一声是朱仕第发出的。

他，南方人的脸型；一副度数不深的眼镜遮住了本来很灵活的小眼睛；没有胡须的脸清瘦而苍白；总带着一丝莫测高深、若有若无的讥笑；干练而优雅的风度使人产生敬意，但那两片薄薄的不轻易启动的嘴唇又使人觉得他的心有包皮。他姓朱，不姓刁，但却名仕第，这也许是他有学问的父亲给起的名，所以虽经了“文化大革命”，却没有改成朱造反或朱革命。

他见所有的目光都聚拢了来，便歉意地笑笑，似乎是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发言权，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所以，随便插一句。”他停顿了一下，谦和地笑着，“其实，作风问题，我看，也不应该算什么大问题，不要看得很严重。一个人，该不该提拔，我想，主要应该看他的才干，看他的政治立场，而不是看他和女人的关系。当然我这是指一般而言，不是专指冯彦虎。冯彦虎该不该提拔，我没有发言权。”他又停顿了一下，“比如一个人，作风很好，绝不搞女人，可是他立场反动，又没有才干，什

么事都做不了，提拔他干什么？能提拔吗？另外一个人，作风虽然算不得上乘，但他政治上坚定，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把工作搞上去，对革命、对建设都有益，为什么就不能提拔？这个问题，历史上争了几千年了，以孔老二为代表的、代表着封建没落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儒家，总是强调仁呀、礼呀、义呀之类的东西；而代表历史上进步的、革命的、站在人民一边的法家，就反对那些东西，而强调才干。比如曹操，他当然是法家人物了！他的《求贤令》上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勾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无有所遗。’这就是法家的态度。毛主席他老人家让我们‘评法批儒’，目的何在？恐怕不是为了几个历史人物，而是为了我们现在的革命和生产。意义非常伟大、深远！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他作了较长的停顿，然后结束道：“当然，这是我随便说说，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针对性。不算发言，因为我没有发言权，请原谅。”

会议室里突然一静。仿佛掠过一阵风，风来时风铃动了一下，而今风又过去了。但又不完全像风。风过去就会恢复原样，但现在风虽然过去了，空气里却留下了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却肯定存在，像喷过农药的田野，有股带毒的气体像细铜丝一样刺激着人的神经。

曹兀龙最先反应过来。他几乎又要激动，但他还一时跟不上朱仕第的思路，他只是感到自己得救了，是在重重包围之中获救的。他的激动已经从形体上反映了出来，但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他也想把自己的语言提高到一个能和朱仕第刚才发言接上茬的高度，但一时又找不到，不由又有些急躁。这一切，都没能逃过朱仕第的眼睛，他看一下手表，恭敬地弯腰走到曹兀龙

跟前，把手表指给曹兀龙看，同时小声建议：“曹书记，今天晚了，会议是不是可以再找时间开？”

这正合曹兀龙的意，他忘记了征求其他书记常委意见的形式，一挥手，果断地说：“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没有定下的问题，我们以后再找时间讨论。”

他怕朱仕第离开，忙低声说：“你等一下。”

别的书记常委们都陆续离开了，只有曹兀龙、朱仕第和组织部的小郭磨蹭着。小郭是想等他们都走了压炉子、拉灯、关门。朱仕第见他还不走，说一声：“小郭你先走，炉子我来压。”

小郭这才拿上笔记本走了。他脸上没有表情，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曹兀龙和朱仕第的一举一动，他全看在了眼里。

小郭刚出门，曹兀龙立即站起身，冲朱仕第说：“你到我家里来一下，有件事和你商量。”刚要走，又补充一句，“今晚就来！”

说完，他走了出去，在门口跺跺脚，一路干咳着向外走。他这是告诉别的人，他一散会就走了，和别的常委同时离开的，并没有和什么人搞什么勾当。

夜风一吹，他打了个激凌，这才想起皮大衣未穿。又返身去取，朱仕第已经拉了灯往出走。臂弯里正抱着那件黑呢子搭面、火狐皮衬里重得要使劲提的大衣，见曹兀龙回来，默默地递了过去。曹兀龙没说谢，只低声又嘱咐一句：“你一会儿来，我等你。”

二、朱仕第

别以为朱仕第在常委会上救了曹兀龙，并且立即被曹代书记视作心腹他便很得意，很庆幸。不，他这阵儿后悔得恨不得打自